



历史上皇帝与权臣的博弈真相

慕容臣

权力的争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线性连续，再伟大的王朝也难逃此劫，唐代宗李豫时代的政治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了此点。在战乱中，一个本为皇室军马棚饲养员的小人物李辅国逐渐爬到政治高位。李辅国权倾天下，能量无比，轻而易举地杀了他原来的政治合伙人张良娣，成了独一无二的权臣。李辅国带领太子李俶（李豫即位前名）即位，明着对新皇帝说：“皇上只管深居宫中，外面的事全由老奴处置好了。”

李辅国太强大了，李豫内心不满，表面还得顺从，谦虚地叫口口声声自称‘老奴’的权臣为“尚父”。朝廷的大臣们在李辅国的高压下，全变成了两条腿的狗或“人狗”。他们入朝前要先到李辅国那里报个到，出朝之后也得到李辅国那里打个点。面对强大的权臣，作为皇帝的李豫只好动用黑社会了。在他谦叫了李辅国半年“尚父”后，收买了一个强盗，深夜进入李辅国家，砍下李辅国的头颅，外加一只手臂。李豫还装模作样地敕令主管部门去抓凶手，同时派宫廷使者去李辅国家慰问，赠封死者为太傅。

一个堂堂帝国的皇帝动用黑社会去刺杀无法驾驭的权臣，在

历史上实属罕见之举。除掉了“尚父”，李豫过了几年好日子，很快，李辅国一手提拔的元载变成了第二个李辅国，可谓“前门驱虎，后门狼入”。

不过，元载的手腕比李辅国要更隐蔽或者说更温柔，但这温柔比李辅国的强硬更让人头疼。大历元年(766年)二月，颜真卿上书反对元载“百官奏事先报宰相”的专权政策，被元载轻轻驳回，并迫使代宗贬颜真卿出朝，去峡州任别驾闲职。

颜真卿争得有理，他称：太宗所著《门门式》说“有急事而无入宫凭证者，由宫门官与仪仗侍卫官引进宫内入奏，不得阻拦”。李林甫做宰相时因忌恨进言之人，终于导致了亡奔入蜀的政治悲剧。

在颜真卿反对元载专权失败后，宦官出身的国子监鱼朝恩也开始提议反对权臣控制朝政。有人反对代宗任命鱼朝恩，但代宗自有他的打算，他试图用鱼朝恩牵制权力过大的“元载王缙联盟”。鱼朝恩在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开课的首堂讲的是《易经》，先以影射朝臣弄权的比喻讲“鼎折足”的含义：“如果任用大臣失当，国事就要败坏，就像鼎折一足，食物倾洒于地。”

王缙闻此大怒，而机谋深沉的元载却微笑不语。鱼朝恩得到反饋的消息后，浑身发紧，看来自己是斗不过元载的。他对亲信们说：“发怒是人之常情，只有微笑是深不可测的。”

陷入权力漩涡当中的人很少能自持，就别说把握自己的命运了。鱼朝恩不幸地也成了专权者之一，借着代宗的信任及掌握禁军的大权，甚至欺凌宰相，反专权(腐败)者成了专权(腐败)的巨头。他几乎重演了李辅国的权力魔症，如果有人胆敢不同他商量朝政，他会大为火光：“天下的事，有经过我的吗？”

代宗的硬牌成了打自己脸的板子，他能高兴吗？一贯微笑的元

载这次一本正经，满脸肃容，状告鱼朝恩。代宗和敌手元载妥协了，并策划了一场谋杀。

这回不再雇黑社会，策反鱼朝恩的政治盟友就是了。

鱼朝恩出入朝廷，常让射生将周皓率领百人卫队保护自己；在外则有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重兵，以为奥援。元载用他一贯的贿赂伎俩来达到目的，当皇甫温接受了贿赂之后，他趁热打铁，改其任为凤翔节度使。凤翔离首都长安很近，随时可以入朝。在策反皇甫温后，元载又策反了周皓。事情做到这种地步，代宗还是不放心，叮嘱元载：“善谋之，不然反受祸害。”到了寒食节，代宗装模作样地宴请近臣入宫。宴毕，代宗突然发怒，指责鱼朝恩企图发动叛乱，没等鱼朝恩省过味来，周皓与手下人一拥而上，把他给勒死了。

这回代宗不像上次除掉李辅国时那样客气了，命人把鱼朝恩尸体送回家，草草给了些安葬钱了事。这一招还行，以毒攻毒，但毕竟“鱼朝恩现象”只是个中间环节。“元载该怎么处置呢？”代宗陷入了新的苦恼中。至于元载王缙集团如何受贿卖官，早已成了“不是问题的问题”，关键是这个集团有没有取李唐天下而代之以野心。种种迹象表明：只要元载想干，肯定能成功，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

元载的“牛劲”究竟有多大，局外人无从测知，但他的“无字信”的事例足以让人既叹又羡，既妒又慕。

元载有位长辈当面求他给推荐个职务，元载二话没说，递给长辈一封信，让他去见河北节度使。这位长辈为不知道信的内容而不高兴，半路上拆信一看，只见全信没有任何内容，只有元载的落款。这位长辈暗骂元载太狡猾，不肯说该出任哪等官职，兴许也只是个应付。事已如此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收信人。

没想到收信人对信件恭敬有加,用军队的专用信箱收了信,恭敬地安排元载的这位长辈在上等客房小住。为了表示对元载的绝对尊重,节度使一次就送给元载的这位长辈上等丝绢一千匹。

本该持信人给收信人送见面礼,现在倒过来了,不但倒过来了,而且还给了持信人不敢想象的厚礼。

官位,还用愁吗?元载的权威仅从这件小事上就可见一斑了!

在干掉了鱼朝恩的六年后,元载又成了代宗必除的目标。权臣如泰山压顶,皇帝只有搞阴谋了。这次,李豫只与自己的亲娘大舅、金吾大将军吴凑商议,外人一概不知,因为这次行动比除李辅国与鱼朝恩的风险更大。

事有凑巧,恰在这时有人告发元载、王缙二人在夜间举行祭祀,显然是图谋不轨。吴凑奉命立刻逮捕二人。代宗本意是杀之而后快,只是碍于办案大臣刘宴秉公执法,才让元载自杀,放协从者王缙一条生路,贬其官。

元载的妻儿都被处死。代宗似乎还不解恨,派中使掘了元载祖父、父亲的坟,抛尸荒野,连元载家庙里的祖先牌位都给砸了。

不是李豫心胸狭窄,实在是面对权臣的横行与骄纵,他心里积压的怨气太重了。在他执政的17年间,先后与三位权臣进行了殊死的斗争,实在不容易。在他除掉元载后,不到两年,他也归天了。在他归天前,还出了一件怪事儿:陇右地区传出奇闻,一只猫和一只老鼠同乳,由一个老母猫喂养。节度使把三个宝贝进献给皇帝,皇帝认为这是和谐的标志。不期,中书舍人崔祐甫当场反对:“事物反常即为妖,猫本职是捉老鼠,如今同乳,必为妖兆。有什么值得庆贺的!”一桩平常的逸谈,变成了与政治相关的讨论!政治太麻烦了!

(摘自《交汇读书周报》)